

香港國際莎劇表演交流 鄧樹榮：「照板煮碗」也能火花四射

劇場導演鄧樹榮由2018年就開始籌備「香港國際莎劇節」，原定於2020年舉行的首屆卻因為疫情一再延期，團隊初心不改不斷變陣，終於在今年首先推出「香港國際莎劇表演交流」，與兩個海外藝團合作，以本地藝術家團隊呈現外國原創作品，實現創作上的深入交流。

8月一連三個周末，一班本地舞蹈家、演員將搬演意大利 imPerfect Dancers Company 的舞蹈版《哈姆雷特》和西班牙巴塞隆拿劇團 Projecte Ingenu 的《羅密歐與茱麗葉》；再加上由本地舞團「新約舞流」製作、周佩韻編舞的原創舞劇《馴悍記》，為觀眾呈現當代莎劇的不同面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黎展泓

疫情下的國際交流

原定舉辦的莎劇節，邀請的國際演出團隊因為疫情而未能來港，鄧樹榮於是想到用本地的演員和舞者來演出國際劇團的作品，「例如《哈姆雷特》，我們有個執行編舞黎德威，時不時會跟意大利那邊視像會議，導演也會看我們的排練狀況，即時給出意見，我們也主要跟影片去進行排練。現在的新世代其實越來越多用網上排練的形式。」

說起選擇西班牙劇團和意大利舞團的原因，鄧樹榮表示兩者風格十分年輕，都能夠透過自己的方式去傳達原來文本的精神，「整個莎劇節的藝術方向都是用當代的手法去重新演繹莎劇，不是當做一個普通話劇去做，目的是希望透過莎劇來吸取養分，豐富我們的創作視野，這兩部作品其實挺符合我們的藝術方向。」至於本土舞團「新約舞流」，鄧樹榮表示看過他們之前的作品，再加上香港用舞蹈去演繹莎士比亞的團體很少，合作是一個蠻有趣的嘗試。

在鄧樹榮看來，雖是搬演外國藝團的作品，但模仿的同時也能表達出屬於自己的味道，「香港舞者雖然動作與意大利舞者相同，但形態的呈現卻是另一種效果，而這種效果是屬於這

班香港年輕舞者，以及香港觀眾觀賞表演時所產生的火花。」他續指，這種國際交流的方式也許是疫情下的產物，但將來疫情好轉後也可能會持續進行。

不一樣的莎劇

演繹兩國作品，用鄧樹榮的話來說，基本上是「照板煮碗，原汁原味」，但創作的過程卻產生有趣火花，本地演員除了熟悉莎士比亞的原劇本外，還要嘗試進入外國導演及編舞的創作世界，可以說是換了一種角度來思考。「本地藝術家都很興奮，」他說，「我們叫做『step into the shoes of others』，照板煮碗，關鍵在於找到其中的精神，這個最有趣。」

《羅密歐與茱麗葉》好一些，有對白，還有個『劇』在那裏；《哈姆雷特》是舞蹈，演繹空間很大，雖然是跟着意大利舞團照做動作，但是舞者心裏想的是什麼，可能很不同。」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亞最著名的戲劇之一，而意大利新銳舞團 imPerfect

◆鄧樹榮 黎展泓攝



Dancers Company 的版本設置新奇：女子翻閱這本莎翁名著，人物的故事以舞蹈方式「躍然紙上」。劇中保留《哈姆雷特》的主要角色，以意象化來精煉場景與故事，融合現代舞、芭蕾舞元素，以外顯的舞蹈動作、強烈的面部表情，傳達一層層的心理情緒與澎湃情感。鄧樹榮表示，《哈姆雷特》改編很難，原因是這部劇有着極為深層次的心理狀態，以及複雜台詞和情節，所以如何用舞蹈去呈現劇本的精神，如何拿捏和展現角色間的關係至為重要，「我也會給舞者一些戲劇方面的意見，例如人物的精神狀態和過去的歷史；例如這場戲講什麼，要解決的是什麼戲劇矛盾，動作的內在動力和展現的意圖等。有時我會叫他們在跳舞時要在腦海念幾句台詞，使內在有更強的戲劇性支持，而非只是去做一個動作。」而這個對舞者來說是頗大挑戰，需要時間來慢慢領悟。



◆《哈姆雷特》(舞劇) imPerfect Dancers Company 提供



◆《羅密歐與茱麗葉》 Projecte Ingenu 提供

形體展現與性別流動

這次搬演的兩個外國製作都重視形體元素的使用，也在性別交錯 (cross gender) 方面有了有趣的展現。而這兩個面向，正是鄧樹榮數年來十分感興趣的創作方向。

2016年，鄧樹榮應白光劇社邀請前往北京鼓樓西劇場，搬演希臘經典悲劇《安提戈涅》，用的就是全女班陣容；後來的《馬克白的悲劇》到歐洲巡演，演員吳偉碩(梵谷)與黎玉清則乾脆男女互換來演繹。「這次是刻意為之，展現對馬克白兩夫婦的閱讀——這夫婦是否同一個人的兩面呢？」而到了去年的《李爾王》，他再次採用全女班，呈現出截然不同的質感。「cross gender，其實令我對傳統的觀念有了新的看法。」鄧樹榮說，「這種性別概念的交錯或流動在社會上的影響已經出現，將來會更加強烈；在創作上也或多或少出現了一段時間，至於未來如何發展，我不知道，仍然有待探索。」

而注重對東方形體的展現，亦是鄧樹榮的創作簽名式之一。2012年的《舞·雷雨》中，他便嘗試用舞蹈來展現戲劇，難怪他看到 imPerfect Dancers Company 在《哈姆雷特》中的實驗亦有共通之感。他分享道，《哈姆雷特》比起《雷雨》，不論在情節、人物關係、心理狀態還是台詞的詩意上，都複雜很多，「光一句『to be or not to be』就有N種表達方式，相較下，《雷雨》中較少這類的台詞。」他說，「另外就是關於形而上的探索，在《哈姆雷特》或者西方的劇場中，在文藝復興時期有很多類似關於神是什麼這樣的叩問，《雷雨》裏則不大有；還有對於『瘋癲』的展現，這個母題在《雷雨》中也不大見。」在他看來，《雷雨》的改編相對簡單，幾乎沒有個人獨白或者群舞戲份，着重抽取人物兩兩之間的關係與角力來呈現，是比較「直線」的方式。

而这一次的《哈姆雷特》，展現的元素也許更多。有時一人分飾數角，如同精神分裂；有時又似乎多人同飾一角。互相交錯下，織出豐富層次。鄧樹榮指出，如果觀眾對於《哈姆雷特》的劇本和對白比較熟悉，觀賞時會有更大的得着。「你會看到一個沒有對白的舞蹈的表達形式，如何傳達劇本的精神。而這其中牽涉到很多複雜的層面。」

語言處理見功夫

西班牙的劇團 Projecte Ingenu 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則是另一種風格。這次的演出融入了很多形體元素，其中亦有不少性別交錯 (cross gender) 的演繹方式，例如男扮女装。整個舞台以簡約方式呈現，幾個簡單的道具就勾勒出不同場景，演員手上的道具如木棍可以用來表示兵器，也可以指涉更加形而上的內容。鄧樹榮指出，這次的處理較大功夫是在語言上。原劇為加泰羅尼亞語，劇團又提供了英文譯本，「我們要對照加泰羅尼亞語的英譯本、古英文及現代英文，來找到最適合香港今日的語言 level。這句台詞古英文是這麼說的，現代英文是這麼理解的，那廣東話要怎麼做呢？鄧樹榮(香港團隊導演)在這上面花了很多時間。」



◆香港團隊排練《羅密歐與茱麗葉》。鄧樹榮戲劇工作室提供



◆《哈姆雷特》(舞劇)充滿能量感。鄧樹榮戲劇工作室提供

《鐵行里》中的逼近與疏遠

敢觀舞台

《鐵行里》觀演完畢，我就在臉書上寫道——「《鐵行里》是很典型陳炳釗簽名式劇場作品。對於香港、家族，以至城市如何記憶與魔幻未來，有逼近和疏遠，拿捏有致，意態從容。」所謂「典型陳炳釗簽名式」，往往是陳炳釗劇場在夫子自道之中，滲雜當代(香港)人的精神面貌和窘境，如何直面當下等等。作為一次探索城市如何記憶的劇場實驗，《鐵行里》中的「逼近—疏遠」，甚至是陳炳釗最為重視的劇藝展現。陳炳釗曾在不同場合談及劇場中的「逼近」或「疏遠」。例如藝術上的「放大」將所有東西拉遠和慢慢要進入特殊具體的、近的狀態；劇場創作如何介入現實，盡量「逼近」，使得觀眾無法逃避現實，必須與創作人一起感受和拉得很近，共同面對某些問題。那麼，究竟什麼時候「逼近」和「疏遠」？用什麼方法「逼近」或「疏遠」？《鐵行里》呈現了很多的探索空間。

《鐵行里》出現三位「陳炳釗」(恍若「說書人」的陳炳釗真身、劇場導演「陳炳釗」和城市規劃師「陳炳釗」)，還有陳的姨甥女在若干年後由外地回港尋根。最後是陳氏位於中環鐵行里的舊居，被納入市區重建計劃，業權持有人陳炳釗要為盛載着香港歷史和家族回憶的空間作出抉擇。《鐵行里》的舞台設計更老早為整個劇場創作定調，充滿未來感的舞台有 livefeed 的層層投影；也有 catwalk 天橋般的延伸舞台，想像陳炳釗和姨甥女先後在中環尋找海濱時必經的天路歷程。台左堆疊着輕薄脆弱的鐵行里舊居，更是未來世界的 Airbrn，訪港遊客不少選擇駐足於

此，視之為探索香港的起點。

《鐵行里》從陳氏的家族史說起，「說書人」陳炳釗童年時家中丟失/遺棄了寵物狗 Lucky/Caesar，記憶中從鐵行里的家出發到中環海濱尋狗/丟狗。劇中模擬了三名來自世界各地的 YouTuber，他們的 YouTube Channel 交代鐵行里被命名的由來，原來這與香港在英國管治時期被定性為海洋城市的一段航運史有關，鐵行里甚至是上世紀的跨國航運企業鐵行火輪公司 (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簡稱 P&O) 第一代香港總部舊址。

中環的卅間和鐵行里，在《鐵行里》中被呈現為上一代香港的歷史空間。尚未異化為金融服務集中地的中環區，少年陳炳釗儼然是城市遊牧者，放狗、海邊蹣跚、穿梭於人來人往的鬧市/街市，樂在其中。成年陳炳釗已然跑到土耳其博爾普魯斯海峽遠遊。陳氏的下一代(姨甥女)卻以一個陌生者/外來人的視角，重新尋找心目中的香港。未來世界的訪港遊客，被稱為「潛行者」，年輕、愛冒險、熱愛體驗在地生活，擁抱普世價值又有開放的世界視野。縱然在旅客守則中需要被監控，他們的足跡依然充滿可能性，在海邊遇上疑似黎根的滑浪風帆弄潮兒，共同拋開由天眼認可的眼罩，逐浪闖蕩。這裏似乎遠遊的未來，實則近在咫尺。如何在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中寻找自我，不論是潛行者還



◆《鐵行里》劇照

是在地人，千山同一月。

另一方面，《鐵行里》的舞台要很大有歐洲「新文本」的興味。「說書人」陳炳釗真身，最後在舊居二樓手寫海報呼喚潛行者，不禁令人想起德國劇場李希特(Falk Richter)名作《信任》(Trust)的收結。當世界秩序已崩潰，人與人之間失去了信任，《信任》最後把焦點放在一幢房子的二樓「生命之花」掛畫，意味着 new age 世代可能的精神出路。因此，老住戶陳炳釗的呼喚，同時是對新生代的期許。

經歷近年的《會客室》(2018)、《100%香港》(2021)的創作和協作後，《鐵行里》再次從自身(家族)歷史出發，拷問真實與虛構、記憶與辯解等等複雜課題。《鐵行里》並非建基於《會客室》、《100%香港》般相對遠距離的人戶統計或數字推論，而是聚於個人或一個家族對一塊地方(舊居/城市)的思想感情。當中有個體的情懷，也有集體的影子，有「逼近」和「疏遠」——前者一如電影中的聚焦特寫(close-up)和近景(medium close-up)，後者想當然就是遠景(long/wide shot)和全景(full shot)了。

◆文：梁偉詩

周末好去處

「只想無所事事」 Mr.Donothing 香港展覽

要廢有理！誰說放空就是虛度光陰、揮霍青春？懶，其實可以是一種有價值的生活態度！世界太快，上班忙、上學忙，連在家也在忙。當大家長期處於奔波狀態，擔心停下來成了無用之人，卻沒察覺自己失去了對生活的熱情與未來的冀盼。「海港城·美術館」舉行《只想無所事事 Mr.Donothing 香港展覽》，正好由韓國設計師曹熙載(CHO Hee-jae)透過插畫主角 Mr.Donothing 所呈現出來的各種慵懶生活，告訴大家「什麼都不做」(Doing nothing)的生活態度。

「能坐着絕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一直是 Mr.Donothing 的人生態度。插畫主角 Mr.Donothing 沒有其他



色彩，全白外形象徵生活奔波、失去動力和光芒的都市人。白色，亦是所有顏色之始，充滿無盡的可能。曹熙載透過插畫主角 Mr.Donothing 快活地過着懶洋洋生活的畫作，鼓勵大家給生活塗上屬於自己的顏色，賦予獨特意義，讓要廢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日期：即日起至8月11日
地點：海港城美術館

來大館「森呼吸」

這個夏天，大館文物事務部推出以樹木為主旨的大型展覽——「森呼吸」。展覽探討樹木和人類互相依存的關係，揭示我們要對環境造成破壞的負責之餘，另一方面展示我們，包括個人和集體拯救、保護樹木，保育和傳承這些物質文化遺產的努力成果。

「森呼吸」透過幾位當代藝術家的作品，與文獻及研究資料並列，讓觀眾徜徉在現實與想像的交界之處。展覽呈現出人類過度消費和不顧後果的發展為樹木帶來日益增長的生存威脅，探索樹木未來的顯著危險，如污染、森林砍



伐、伐木、城市發展和氣候變化等。透過藝術創作，也重塑樹木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探索最前沿的方式保護、保育、栽種樹木，確保後代能繼續享受樹木的美好。

日期：即日起至9月4日
地點：大館01樓 複式展室